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九目錄

魏徵一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九

魏徵

徵字元成鉅鹿曲城人少以策干李密不用後隨密來降授祕書丞隱太子引爲洗馬太子敗太宗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遷祕書監參預朝政進侍中封鄭國公拜太子太師薨年六十四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

道觀內柏樹賦 并序

元壇內有柏樹焉封植營護幾乎二紀枝幹扶疏不過數尺籠於衆草之中覆乎叢棘之下雖磊落節目不改本性

然而翳薈蒙蘢莫能自申達也惜其不生高峯臨絕壑籠日月帶雲霞而與夫擁腫之徒雜糅玆地此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哉有感於懷喟然而賦其詞曰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兩露清而並榮霜雪霑而俱悴唯丸丸之庭柏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增其華歷元英不減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干霄漢以上秀絕無地而下臨籠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玆庭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既雜沓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

志耿介其何極若乃春風起於蘋末美景麗乎中園水含苔於曲浦草鋪露於平原成蹊花亂幽谷鶯喧徒耿然而自撫謝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云暮止飄蓬亂驚愁雲疊起氷凝無際雪飛千里顧衆類之颯然鬱亭亭而孤峙貫不移於本性方有儷乎君子聊染翰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置

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諫格猛獸表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誡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僥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

縱欲自輕其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有烏獲之猛逄蒙之伎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如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僚兆庶則天下幸甚

遺表藁謹按魏鄭公諫錄徵亡太宗遣人至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藁草字皆難識惟有數行乃稍可分辨云云

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

論時政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

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遂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析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

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第二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

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

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第三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

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

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尚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

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

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

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
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
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
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
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
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
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
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
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

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第四疏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旣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

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
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
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
誹謗之尤至於竊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
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
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
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
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

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

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

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之知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閒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

而明賞則小人絶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允將何望哉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尚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瀆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絶將來之

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矣

論治道䟽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巳成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治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臣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

内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襪系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王垂恩於韓信豈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施厚薄然則爲人上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

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啟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

罰所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非湯禹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據大臣孰得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

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力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疏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

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内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愚夫結爲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爲堯舜則臣爲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論御臣之術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

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遥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

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

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

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賢嫉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别是非無閒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

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

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四十目錄

魏徵二

魏徵二

諫遣使市馬疏

今發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旣不可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國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乃償其

道路所費而返之又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以馬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爲皆邈於三王之上柰何至此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

諫止聘充華疏

陛下爲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

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

十漸疏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

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内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

初無爲無欲淸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墮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

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奢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

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壁反樸還淳頃年已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

敦樸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宏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

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

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巳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巳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

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内戸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戸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絶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

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喻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

而巳當今太平之基旣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王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忝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論君子小人疏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

小過則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嗅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史魚所以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

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治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

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絶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驟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鑑施於己者也鑑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

不務乎

論處突厥所宜疏

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收以爲郡縣陛下柰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晉代有魏時胡

部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其言遣居河南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疏

臣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又聞有勅丁巳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爲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萬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謂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

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爲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者於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

豫章公主薨素服踰制疏

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羣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期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義足

爲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

辨權萬紀劾房元齡王珪考官不平疏

元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祗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有損

於下所惜傷於政體不敢有所阿黨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疏

臣聞採尺壁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即使人無怨讟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諸將君集萬均已外五品已上有功勳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斟酌匪惟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也

答太宗手詔疏

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來漸不可長又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爲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爲非心所嫌則雖正不以爲是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爲下效理必然也

理獄聽諫疏

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鎭之以道德宏之以仁義舉

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

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茍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泯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

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爲麴豉也六合之民猶一廥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釅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愼刑卹典哀敬

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已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枉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

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

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

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讐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

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鼈莫之歸也故爲上者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

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為非也雖揜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揜目盜鐘而揜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

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爲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啟姦邪之路溫舒恨於曩日臣亦欲惜所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慎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之情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

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
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
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
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意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
自頃年海内無虞遠夷攝服志色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
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
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
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已來每奉明旨深懼
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

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忠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祗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事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

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内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諫魏王移居武德殿疏

伏見勑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内處所寬閒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嘗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

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殊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